

儒學警悟七集

第六冊 桐齋新詒上編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OF LONDON
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BY
JOHN STOW.
1618.

儒學警悟卷之三十二

捫蝨新話上集卷之一

陳益序

益少之時初入鄉校聞游學子道先生之文行願一識而
未之得既冠始獲從先生游聞有所著窗間紀聞一百則
貫穿經史百氏之說開扶古人議論之所未到求而讀之
中心躍然如入武庫且喜且愕於是力從先生求廣其所
未聞又數年先生復出百則以示益曰吾之精力略盡於
此然世俗方以詞章華贍相夸吾書之出恐未免有覆瓿
之誚亦姑俟子雲於後世耳顧念非子莫可與言者益因
從而析之合二百則閒以示人其傳猶未廣也雖然清廟
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大羹不和元酒之尚典則
存焉先生此書庸詎無知音知味者而終於黔黥而已乎
其後十年先生由大學登甲科求官於時宰嘗以示二下

則爲所業投獻□國陳公以爲著書立言宜爲學官遂俾
錄成均之教政時則乾道之己丑也惜乎負抱儒業晚得
一命之爵曾不得食寸祿而死識者悲之先生詩文甚多
散失無幾未暇掇拾然筆力高妙其得意處奮髯太息自
謂前輩不減今鬻書肆中有論十篇乃先生爲諸生時所
爲贅見祭酒周公敦義者或託以王龜齡侍郎之名非也
若其場屋所試不肯蹈襲時文畦徑獨出硬語橫空排算
故往往不爲有司所喜閒遇明眼則置高等士之在太學
者能言之益承學晚謬於從游中爲日最久常慮其善泯
沒故爲序其傳授之大略先生名善字子兼福州羅源人
其曰窗間紀聞者先生嘗易以今名捫蝨新話云淳熙元
年孟夏朔日門人錢塘陳益序

文章以氣韻爲主

文章以氣韻為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乍讀
淵明詩頗似枯淡久久有味東坡晚年酷好之謂李杜不
及也此無他韻勝而已韓退之詩世謂押韻之文爾然自
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
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坐中央焉不知者便謂
語無工夫蓋是未窺見古人妙處爾且如老杜云黃四娘
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此又可嫌其太易乎論者謂
子美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浮沈便有開關雉鳩
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
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當與幽風七月相表裏此殆難與
俗人言也予每見人愛誦影搖千丈龍蛇動聲撼半天風
雨寒之句以爲工此如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
耳若比之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

不侔也達此理者始可論文

詩之雅頌即今之琴操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之絃歌古人賦詩見志蓋不獨誦其章句必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爾琴中有鵲巢操騶虞操伐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作詩皆以歌也又琴古人有謂之雅琴頌琴者蓋古之爲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爾雅頌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乃曰豳風兼雅頌夫歌風安得與雅頌兼乎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舞漢帝大風歌項羽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遂有大風起力拔山之操蓋以始語名之爾然則古人作歌固可彈之於琴今世不復知此予讀文中子見其與楊素蘇瓊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盪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

文章造語有工拙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修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爲優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法護曰大衆團團坐努目看世尊羅什即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即此可以卜才之長短

石髓

晉人虛無類多欺誕予觀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視之則已爲石矣然抱朴子云石中黃子所在有之近水之山尤多在大石中其石常溫潤不燥打石見之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殼者便飲之不爾便堅凝成石也據

此與王烈所謂石髓何異恐所得者只是此耳按仙經神山五百年一開石髓出食之者壽與天地齊故東坡因謂使康當時杵碎或楷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也晉人固好奇無實而坡復以仙經爲信無乃又一徑庭耶

畫工善體詩人之意

唐人詩有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舊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春色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隱映處畫一美婦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語云上宮春色四時在目蓋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耶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
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
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
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
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
作者皆知此法吾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
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畫記鋪排收放字
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殆似甲乙帳非也以此
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無韻語殆不
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爲押韻之文者是果足以爲韓杜
病乎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知者領予此語

文章由人所見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爾只如楊大年歐

陽永叔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而好惡如此晏元
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之句聖俞
以爲此非我之極致者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
云吾平生作文惟尹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
人深意處然則於餘人當有所不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
精金美玉市有定價不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耶雖然
陽春白雪而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嗑然而笑自古然矣
吾觀昔人於小詩皆旬鍛月鍊至謂吟安一箇字撚折數
莖鬚者其用意如此乃知老杜曰更覺良工心獨苦不獨
論畫也

東坡文字好嫚罵

魯直嘗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在好罵爾予觀山谷
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忤其遊戲翰墨有不可處輒

見之詩然嘗有句云多生綺語摩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
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蓋其自敘如此又嘗
自言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肝臟有所不盡如
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咎坡此語蓋
實錄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摩治盡去圭角方更純
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強鄙少以氣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
攪象犀還來輒自悟留氣下暖臍觀此詩便可想見其爲
人矣大抵高人勝士類是不能徇俗俯仰其嫚罵玩侮亦
其常事但後生慎勿襲其轍或當如魯直所言爾然予觀
坡題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平
生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嗔又嘗有詩曰七尺頑軀
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
百人且自言我所謂君者自王茂洪之流爾豈謂此等輩

哉乃知坡雖好罵尚有事在

歐陽公喜梅聖俞蘇子美詩

韓退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俞謂可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最重蘇子美稱爲蘇梅子美喜爲健句而梅詩乃務爲清切閑淡之語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子美嘗曰吾不幸寫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堯臣此又可笑

自悟前身

舊說房琯前身為永禪師婁師德前身為遠公法師豈世間所謂聰明英偉之士者必自般若中來耶近世張文定公爲滁州日遊琅琊山寺周行廊廡至藏院俛仰久之忽命左右梯梁間得經一函開視即楞伽經也味經首四句

偈遂大悟流涕知前生事東坡前身亦具戒和尚坡嘗言
在杭州時嘗遊壽星寺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
石處故詩中有前生已到之語此皆異事蓋由二公平生
學道性地純一神觀清淨於一念頃遂見前世予因論此
偶有所感誦白公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之
句以太息云

辨前輩論古今人文長短

後山居士言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
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子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論得
今人之短宋尚書云老子道德經爲至言之宗屈平離騷
經爲詞賦之宗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宗左丘明工言人
事莊周工言天地此論得古人之長雖然要不可偏廢論
人者無以短而棄其長亦無以長而護其短自論則當於

長處出奇短處致功或問霍王所長於處士劉元平答曰
無長論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若王無所不
備吾何以稱之此語誠是然此等人難得

論作文工夫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尤見工夫觀公內制
集序云若夫涼竹簟之暑風瞻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
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公不獨用之於詩也予
三復此語並誦淵明歸去來辭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
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僮僕歡迎釋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
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
膝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
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

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乎文中時復作四言句使相閒錯
成文又益奇也

歐公作文擬韓文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
輒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史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
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
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倣其句讀而已孫樵嘗言自得
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
得之於韓吏部據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牽強僻
澀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
嘗謂韓氏之牆數仞樵輩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

前輩文人相獎借

歐陽公不得不收東坡所謂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

者其實掩抑渠不得也東坡亦不得不收秦少游黃魯直輩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少游不遇東坡當能自立必不在人下也然提獎成就坡力爲多

文體

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公始

評詩句可作畫本

東坡詠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夾竹梅花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籬落間風光物彩來照映人應接不暇也近讀山谷文字云適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作詩不知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如市倡東塗西抹中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風氣益復可喜竊謂此語便可與坡詩對畫作兩幅圖子也戲錄於此將與好事者以爲畫本

前輩讀書不似今人滅裂

世傳蔡相當國日有二人求堂除適有一美闕二人競欲得之乃皆有薦援也蔡莫適所與即謂曰能誦得盧仝月蝕詩乎內一耆年者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音吐鴻暢一坐盡傾蔡喜遂與美除頃因夜話及此予因歎前輩讀書類皆成誦如此不似今人滅裂艾慎幾云月蝕詩要是難誦遽讀之有不能句者予曰柳子厚天對更自難讀時時問人人皆不解蓋其屈曲聳牙不獨三盤五誥也只此便可試侍讀侍講矣闔坐大笑

爲文要得頓挫之法

予因學琴遂得爲文之法文章妙處在能掩抑頓挫令人讀之疊疊忘倦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